

渐 白 月

第一部

狼山猎火

乔岳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渐白月

第一部
狼山猎火

乔岳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渐台月：狼山猎火 / 乔岳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18-11068-4

I. ①渐… II. ①乔…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0179号

JIANTAIYUE: LANGSHAN LIEHUO

渐台月：狼山猎火

乔 岳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曾 莹

策划编辑：钱飞遥

责任编辑：肖风华 钱飞遥

文字编辑：刘 奎

责任技编：周 杰 易志华

装帧设计：河马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20.5 字 数：300千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80517

苍茫兮瀚海烟波

冲天兮狼山猎火

三军意气撼昆仑

封狼居胥静胡尘

序

唐代边塞大诗人高适，曾经北上蓟门，借古时英雄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志向：“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

诗中的卫霍就是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大英雄卫青和霍去病。我第一次肃立在茂陵卫青、霍去病墓前时，心中也是如高适这般感慨。遥想当年，十七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为骠姚校尉，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勇冠三军，受封冠军侯；十九岁时霍去病被擢升为骠骑将军。率兵出击全面占据河西走廊；二十二岁时霍去病又和卫青各率骑兵五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深入漠北两千多里，乘胜追杀匈奴大军至狼居胥山，兵锋一直逼至瀚海……

可惜天妒英才，二十四岁那年，这位与卫青一起被称为“帝国双璧”的骠骑将军，刚刚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不久，竟然在如此韶华就病逝于长安。他的墓至今仍然矗立在茂陵旁边，形如祁连山的封土和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两千多年之后，世人遥想当年少年大将霍去病的绝世风采，无不为其的勇气胆识而心生感佩，无不为其那舍己为国的壮志而热血沸腾。我也曾想过，何时有人能像金庸先生作《侠客行》和《射雕英雄传》一样，写出卫青、霍去病这般壮士拂剑、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让一股英雄正气在天地间驰骋纵横呢？

本书《狼山猎火》是长篇历史小说《渐台月》系列的第一部，这正是

一本充满了英雄气概的书。我看到《狼山猎火》的书名时，自然就想起高适《燕歌行》中的诗句：“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一个“飞”字带出了军情危急；而“瀚海、狼山”则带出了战场的苍茫雄浑。单是书名就令人感觉到“渔阳鼙鼓动地来”的紧迫节奏和紧张气氛。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更加显现出卫、霍等人的英雄本色。故读此书时，只觉得很多章节想放声读出来，如读苏轼词，须关西大汉，手执铜琵琶、铁绰板，高吼大江东去……

这部书是关于男人的故事，书中充满了血性和信义。卫青的干城谋国、霍去病的勇冠三军、范衡的洒脱睿智、刘彻的雄才大略、司马迁的孤傲内敛、张骞的忠勇执着、图雅的至情至爱……连雷被、呼衍兄弟等一众角色，你都能感受到义薄云天的真性情；书中还出现了很多前朝的后人，也算是个小惊喜——读者可以找到蒙恬的后人、范蠡的血脉、楚怀王的重孙女，甚或是霍去病的前世今生的缘分，颇多历史外的文学趣味。

这本历史小说的作者乔岳曾是我带的西安交大辩论队队员，颇有卫霍之风。我和他亦师亦友，他的笔名“从今四海为家日”来自诗豪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这首怀古经典之诗何尝不能反映这本历史小说的深意？而今四海升平，却更不该忘记历史，一定要居安思危，不可丧失民族之魂。当年李白的《忆秦娥》悲伤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另一位伟人则站在历史的潮头慷慨高歌：“西风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于此斯世精神沦落之时，此书扬大汉之魂，励国人之志，值深读也！

长安寒山 甲午年秋月恭序

（作者韩鹏杰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目录

第一章	灞桥风雪	1
第二章	渔阳烽火	31
第三章	长门悲歌	55
第四章	宣室谋国	79
第五章	白河铸剑	107
第六章	巴蜀盐铁	123
第七章	江淮浮舟	143
第八章	朔方金戈	159
第九章	孤城明月	181
第十章	长安霜色	201
第十一章	堂邑宴乐	219
第十二章	淮南鞞鼓	253
第十三章	黄沙碧血	269
第十四章	上林祝捷	299

灞桥风雪

第一章

元朔三年一月，一场漫天的大雪将关中大地盖了个严严实实。长安城里城外一片银装素裹，从城北渭河引水至灞河然后直通黄河的漕渠被冻成了一条冰凌，有经验的船工早早将船在河水封冻之前便拉到了岸上，一排排绵延几十里出去，煞是壮观。大雪从初二一直下到初九仍然没有要停的迹象，风势劲疾，吹动地上浮雪，迷乱人眼，十几步外都看不分明。饶是如此，从城东清明门经灞桥直通函谷关的驰道上，大白天仍是车马喧嚣，羽檄不停。

已是一月初九傍晚时分，天色眼见着慢慢昏暗下来，驰道上人马渐次稀少，终于在最后一线天光消逝之前不见了踪影。原野静寂，四下里只有风卷雪花的呼啸声和漕渠冰冻的喀嚓声飘荡在天地之间。灞河桥东头十丈开外的漕渠北岸，孤零零矗立着一处客栈，一围浅浅的篱笆圈出了一个四方院落，东奔西驰的旅人不少歇脚于此。院内隐隐传来狗吠马嘶，间杂人影晃动，为这寂寥的雪原平添了些许生机。

此时灯火初上，客栈上下两层窗子里透出的暖意似乎能把周边冰雪消融。一个店里的伙计缩头缩脑地钻出小院正门外，用竹竿挑起一盏气死风灯，小心翼翼地挂到了旗杆上，灯光刹那间照亮了风中猎猎作响的酒旗。伙计把竹竿抱在怀里，哈了口气暖暖冻得冰凉的双手，满意地打量了一下风中鼓荡的旗帜。他正待转身回屋，忽然间却停下身来侧耳凝神静听，只听得隐隐在风声里几匹马疾驰而来。他眯起眼睛朝东望去，马蹄声渐响，转眼间四骑飞

奔而至，直冲到眼前十步开外勒缰停住。四名骑士一水儿的黑色披风，褐色武冠束发，穿戴甚是整齐，须发眉毛都被冰雪染白，面容在暮色中却瞧不分明。当先一人翻身下马，几步走到伙计面前，微一躬身，抱拳作礼，朗声问道：“主人家，可还有地方歇息吃饭？”

那伙计在官道上迎来送往多年，阅人无数，略一打量眼前之人，只见他剑眉星目，方脸阔口，虽然尚未蓄须，面容尚显稚嫩，只不过是十三四岁的一个翩翩少年，却掩不住身上一股勃勃英气。伙计见他年纪轻轻却执礼甚恭，不由得对他大生好感，连忙躬身还礼，提高了嗓门应道：“哎呦，这位公子，我可不是主人，我们大掌柜、二掌柜都在里面忙着呢。贱姓涂，排行老三，叫我涂三儿就行。今儿个雪大，客人多，我先给几位爷备饭，待会儿打扫出几间客房请爷们歇息！”言毕转身对门内高喊道：“虎子、狗儿，出来给大爷们牵马！”

此时后面三人都已经牵马走上前来。涂三话音刚落，只听门内一声清脆的童音回应，接着便从门帘后钻出来一个小男孩，身后面还紧跟着一条大黄狗。男孩约莫十岁上下年纪，光头覆额刘海，他身手甚是敏捷，几步便跑到众人面前，接过四匹马的缰绳后吹了一声口哨。那大黄狗原本围着他摇尾打转，溅得积雪四处飞扬，听到口哨声马上低眉顺眼上前，张口叼住了两条缰绳。男孩拍拍大黄狗的脑门，说道：“金虎，去后院！”大黄狗摇着尾巴牵着两匹马便往后院走去。男孩则牵着另外两匹马尾随着大黄狗而去。说来也怪，这四匹骏马在一个小童和一条大狗的牵引下竟然很是温顺，乖乖转过客栈墙角，在风雪中隐没了身影。

涂三高声叫道：“狗儿，给大爷们的马上足草料，每匹加一升大豆，备足水！”狗儿远远应道：“爹，知道啦！”他童音稚嫩，听起来十分悦耳，四人目睹此景，心下不禁莞尔——虎子狗儿这对搭档的名字可谓天造地设，一人一犬看来是配合十分默契。他们随着涂三走进院子，掀开两重厚厚的羊皮帘子，一股暖意混合着浓郁的酒肉香气扑面而来，让人越发觉得饥肠辘辘。那少年目光敏锐，他一眼扫过厅堂，只见中间以青砖砌成一个圆形大桌台，周长足有四丈。台里侧一排凸肚细口铁釜座在熊熊炭火上，铁釜上白气蒸腾，

不知道里面炖的什么东西，只闻到一股股浓香四溢。台外侧则是一溜儿约莫三尺高的木案，案边早已坐满了人。砖台四面都很宽敞，整齐摆放着十几张矮脚木案，案前却无床席，客人们只得在草蒲团上席地而坐。店里生意甚是兴隆，厅堂里坐得满满当当，各桌自管低声叙话，除了店里伙计端茶上菜倒酒的吆喝声外，倒也不觉吵闹。

涂三一边引着他们进屋，一边满脸堆笑对当先的中年人说道：“大爷，小店粗陋，自然比不上京城的席面，连个脱靴的地方都没有。不过俺家的牛羊肉汤饼和自酿薄酒，这方圆几十里还小有名气，回头客多着哩！爷们这边请！”他嘴里一边说着，手下却也毫不停歇，把四人的披风一一接过，一溜儿挂在墙上，随即将他们领入靠里面的一张案子。为首的中年人坐了面朝厅堂中间的东向位子，少年坐在他右边下首，另外两个汉子斜欠着身子，略显局促地也在案子两边坐定，其中那个年长的汉子低声问中年人：“大人想要吃些什么？属下立即安排。”

中年人还未开口，涂三早从怀里拿出一块木简，躬身双手递了上来。中年人拿近来看时，涂三又已经端了一盏陶灯过来。只见灯火照耀下，木简上只写了寥寥几行字，中年人扫了一眼，转头对涂三说道：“给我们上你家的羊肉汤饼，大碗，多放饼子，另外这……桂魄菊魂酒？给我们来上两斗。”

涂三脸上放光，口中连连赞道：“爷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这酒啊，普天下就敝店才有，皇上都不见得能喝到如此佳酿……得，小的这就去备饭备酒，尽快让爷们吃上！”他说罢便一路小跑忙活张罗去了。

中年人趁此空档不动声色地开始打量起四周来。他感觉背后的墙壁散发出温热之气，看来是把炕火通了进去，让屋里格外温暖。正前方的圆形砖台之内庖厨们忙碌不停，伙计们则在砖台与案桌之间穿梭来往，个个步履轻巧喜气洋洋。店里的客人们则行装各异，但大都是商贾装扮，只有左前方靠墙一桌坐了三个黑衣人，三人衣衫略显破旧，都是身着短袍长裤。其中两人背向而坐，一人身材甚为高大，另一人则肩头瘦削，身形单薄。中年人透过两人之间的空隙，看到迎面而坐的一人胡须头发浓密散乱，面色黝黑沧桑，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眸中映出灯火摇曳的点点光亮。在这三人所坐的案子

边上摆了一张琴台，上面静静躺着一具瑶琴，琴身修长，髹漆面在灯火下闪着油光。琴台再远处是一座青砖砌成的台子，约莫三尺高，台后设一高榻，一青衣男子坐于榻沿，正在用穿珠算筹结账收付。他的面容看不甚分明，但举止间自有一种从容淡然之气。狗儿不知何时进来了，偎依在男子身边看他运筹。

中年人将不大的厅堂尽收眼底打量完毕，这眼前的客栈虽然朴实无华，却舒适自得主客尽欢。他又忆及此番一路行来所见，心下不由得生出一番感慨：大汉立国七十五年了，国力渐强，民生殷实，在这京畿附近端得是好一幅悠然繁华的世态图景！但是北地几百里开外，塞上胡尘未静，狼烟四起，汉民为躲避杀掠奔走流离，何时能像长安城下居民过上如此安逸的日子？

正思索间，涂三已经端了一条摆得满满的食案前来搁在了桌上，他手脚麻利地把盛着羊肉汤饼的大海碗往各人面前一放。眼见碗里青色的葱韭细末浮在奶白色的肉汤之上，一阵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不由得让人食欲大振。涂三转眼间又把四只粗陶酒杯排成一排，提起一个大铜壶往杯中倒去。只见金黄色的酒液在空中划成一条弯弯的细线注入杯中，顷刻间四个杯子都已满了七分。酒杯中冒出缕缕热气，浓冽的酒香飘散在空中，直教人未饮先醉。涂三双手端起一个杯子送到中年人面前，满脸堆笑地说道：“恭请大爷品鉴！”

中年人接过杯子小啜一口，温热的酒浆入口甘醇无比，他屏息凝神回味，只觉得先是一股桂花香气直冲脑门，然后四散开来沁肺入脾，接下来是一丝丝菊花的清甜将口中浸满，一股暖意慢慢流入四肢百骸，让人说不出的舒服。饶是他见多识广，也忍不住大声赞道：“好酒！”说罢竟举杯一饮而尽。

涂三高兴得合不拢嘴，立刻又给中年人杯中斟满，嘴里丝毫没有停歇说道：“大爷有所不知，我们这酒啊，名字风雅的很，叫什么桂魄菊魂！您猜怎么酿的？用这头年冬天的雪水和上一等一的碧玉糯再投曲封坛！蒸饭这米可有讲究了，都是淮南吴越一带的稻子，惊蛰一过、漕渠解冻后第一批运往京城的！封坛也选的是春分当日，入窖足两百天。”他顿了一顿接着说道：“然后开坛，把立秋后刚出苞的鲜桂花投进去，再加曲封坛等上六十天，然

后再把凌霜的晚菊花瓣投入，再加曲封坛三十天。这一共二百九十天下来，三封三酿，就是大爷您杯里这酒了。这是我们二掌柜的传世方子，长安城里来往的客商没有不知道这酒的。瞧您这范儿，定是在王侯世家里当差的，平日不跟我等草民来往，今天您来敝店赏光，小的们脸上光鲜着呢，需要啥尽管吩咐！”

座上几人听完他这么一大番说辞，端起杯子一尝之下心里莫不折服。这酒酿造起来如此费事周折，确实是天下难得。中年人叹服酒味之余，对涂三的眼力也颇为刮目相看。他们几人均在公门当差，平日往来长安都经由官驿，十余年来从未到过这三教九流汇聚之地。只是昨晚被风雪耽搁在长安城外，又因近年来与匈奴战事吃紧，京师三辅一带禁止夜行，才不得已投宿至此。他并不接涂三的话，反而调侃他道：“你家这三酿的确是一等一的好酒，不过你这么一说，不是把你们二掌柜的方子泄了吗？不怕你家掌柜责罚？”

涂三微微一愣回复道：“大爷多虑了，之前敝店的酒卖得好，不少人都来问这方子，小的们都存了心思保密，反倒全被我家二掌柜数落了。他说酒乃天地间造化所得，世人哪能独专？所以敝店并不以卖酒为利。况且本店诚信经营，为的就是这南来北往的客人能有一个舒畅的歇息之地，图的是大伙儿的方便。这些年皇上圣明，广开营生，又凿了这运河，敝店的生意红火得很，这酒才沽一斗三十钱，那方子就在二掌柜台子上钉着，您大可抄了去。”

他朝向左前方一指，中年人顺着看去，果然在砖台外侧立着一块木牌，上书几行大隶，的确是这桂魄菊魂的方子，水、米、桂、菊各几分都有细述。他移目向上，只见那个青衣男子仍坐在台后，狗儿还是偎依在他右侧，左侧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小姑娘，约莫八九岁年纪，只见她眉目如画，被灯火映得脸蛋通红，显得十分可爱。柜台上新添了两盏灯，光亮多了几分，终于能看清那青衣男子容貌了，他约莫五十上下，略显老态，正拿着串珠算筹跟两个小孩儿比划，神态甚是认真慈爱。

中年人心下一动，对涂三说道：“能不能请你家二掌柜赏光，到这里跟我们喝上两杯？”涂三却连想都没想立即回道：“大爷，我家二掌柜从不

喝酒，再说，”他压低声音道：“他腿上残了，挪动不甚方便。请几位爷好用饭，这羊肉汤饼，香得很。”说罢他收拾食案，匆匆退了下去。

中年人凝神看了青衣男子和两个小童片刻，开始低头吃饭，他身边的少年和两个随从才敢动筷子。大海碗里汤饼份量极足，羊肉汤上面堆了一层密密的葱花韭叶，拨开是切得薄薄的一层羊肉片儿，底下是码得结结实实的切成小块的面饼。羊肉入口即化，面饼咬劲十足，汤汁鲜美无比，顷刻间四人都吃了大半碗，佐以桂魄菊魂这天下一等一的佳酿，身上一层细汗出透，说不出的畅快。

众人正专心用饭，隐隐听到门外噼里啪啦一阵车马嘈杂，只听声音渐渐喧嚣，一路朝大门而来，涂三和另一个伙计连忙迎了出去。风声中间杂人语马嘶，一开始听不甚分明，忽然间众人耳中听到一阵怒喝，然后是拳脚见肉的撞击声，接着听到一人尖声尖气骂道：“混账东西，也不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这是谁的车驾，竟敢挡在前面！给我滚回去好酒好肉招待，把上房统统给我腾出来！大爷们要在这里过夜！”

话音未落，七八个人已经掀开门帘闯了进来，众人中间簇拥着一个瘦高的汉子，他面色蜡白，大红色披风内露出一身绿色锦袍，腰间还悬着一把长剑。他看似病弱，头上却高冠耸起，两侧饰以鸱翎，分明一副羽林健儿的打扮。涂三和另一位伙计也尾随着进来了，两人都鼻青脸肿一脸晦气，看来刚被人揍过。绿衣汉子一扫室内，见无地方可坐，转身看到涂三，径直走上前去，一个大嘴巴子扇得他昏头转向。室内众人还没回过神来，只听绿衣汉子尖声叫道：“没眼色的东西！馆陶长公主家里的事全是军国要务！你要不即刻腾出八间上房，大爷我一把火烧了你这客栈！”

狗儿见自己亲爹被打，正要高声叫喊奔向前去，却被二掌柜一把拉住，牢牢抱在胸前，示意他不要作声。狗儿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终于没落下来。店内众人看绿衣汉子气焰嚣张，心下均十分愤恨，但姑且不论此人是否真是馆陶长公主殿前当差的，各人听到长公主的名号却无不忌惮三分。这长公主乃是孝景皇帝一母同胞的姐姐，当今皇上的亲姑姑。虽说长公主女儿陈阿娇是当朝废后谪居在长门宫，眼下圣眷正隆的是卫皇后，但是长

安城里来往的客商都知道，当今天子却丝毫没有冷落自己姑姑的迹象。

大家看到长公主门下走狗来势汹汹，自知得罪不起。几位店里的熟客素来知道店掌柜为人厚道，不愿让店家为难，便当即起身，腾出了客栈中间最靠近厨台的桌子给了这帮人，又前往二掌柜处调换房舍，能挤挤将就一夜的便凑合一下。一时间众人竞相效仿，竟然还真的腾出了八间客房。二掌柜此时忙着低头算账，算珠被他拨弄得上下翻飞噼里啪啦作响，而狗儿和小姑娘则在一旁帮着置换分发钥匙，找零收钱，倒也井然有序。

此时客栈的掌柜也从楼上客房下来了，他见到客人们这么给面子，不住地抱拳作揖，低头致歉，满脸感激之色。他矮胖的身躯在柜前丝毫没作停留，便赶紧走到绿衣汉子跟前单腿跪了下去，低首乞求道：“小的们没见过世面，请大人海涵，几位爷的吃用都算在小店账上，就怕食物酒水粗陋，入不了大人的眼……”

店掌柜话音未落，绿衣汉子已经一脚踢在他肩上，踢得他就地打了个滚，在地上半晌爬不起来。“你这货还算知道好歹。”绿衣汉子大喇喇地说道，“你这店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尽管伺候上来，我董豹是馆陶长公主家的掌事，岂能白吃白喝你家的！”他从怀里掏出一片金叶子扔在了大掌柜面前。大掌柜见他手面倒是阔绰，心里稍觉宽慰，忍痛爬起来捡起金叶子，对还在发呆的伙计们高声叫道：“今儿董爷赏光，大伙儿拿最好的手艺整一桌席面上来！涂三儿，给大爷们温酒！”

不多时一桌酒菜整治完毕，鸡鸭鱼雁一应俱全，几大壶酒也摆上了桌子。店里伙计们给这一行人准备的粗陶餐具统统被丢到一旁碎了一地，涂三也只能忍气吞声带人把渣子清理干净。董豹命人从店外马车上抬出两个大食盒，从里面拿出一整套红黑相间的髹漆餐具，端的是轻巧美观。店里其余客人见这一行人欺人太甚，纷纷躲避开来回房歇息去了，一时间店里少了大半客人，只听到这帮人的呼喝之声在厅中回荡。

中年人落座离董豹一行较远，他一直冷眼旁观这一切。而他身边的少年几次按耐不住便欲起身，都被他作势制止了。左前方三名黑衣人也不互相交谈，一直在低头吃饭，董豹一行进来惹这么大动静也不见他们有何反应，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虽然董豹一行的到来对他们四人没什么影响，却也让中年人见识了京师权贵在布衣百姓面前的飞扬跋扈，这不由得让他心事重重，眉头渐锁。豪强日渐殷富，百姓苦不聊生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前秦的例子就在那里活生生摆着，也不过是八十年前的事情。

他正出神间，突然听到董豹那一席有人高喊道：“掌柜的，这么好的酒，可有歌舞助兴？”店掌柜听到召唤，忙不迭走上前去，陪着笑脸说道：“董大人，我们这儿可是穷乡僻壤，哪里有什么歌舞？”董豹指着旁边的琴案喝道：“那是什么？”大掌柜连忙解释道：“那是小女闲来学琴，不是给客人们助兴……”

“还不赶紧把你丫头叫来奏乐！”董豹厉声喝道，他见大掌柜张口还欲求情，顿时火冒三丈，抽出腰间长剑将案子砍掉了一角。众人见他当场发作，都鸦雀无声地看着这边，不知道下一步店掌柜该如何收场。

中年人看到对面背向他的两个黑衣人仍旧纹丝不动，而正对他的黑衣汉子脸上神色竟然显得有些紧张，他心中一凛，立刻注意上了这三个人。此时众人耳边只听得一个清脆的女孩儿声音说道：“请义父不要为难，就当是让贞儿来练练琴吧。”话音刚落，众人只见一个小女孩从青砖柜台之后走到琴台之前，端端正正地跪坐于地抚弦试音。她左手按弦，右手应了羽调，几个散音奏出，琴声婉转，众人但觉耳边清冷舒畅，似乎置身于林间山泉之侧，片刻间音调急转而上，又仿佛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激流咆哮而下，紧接着音调舒缓下来，宛如大江大河在平原上静静流淌。她全神贯注于七弦之上，左手按滑掐分，右手抹挑勾拂，琴音虽然稚嫩，但其中万千气象，竟然隐隐有大家风范。

此时董豹却坐不住了。他家主人极好雅乐，最是酷爱古琴，在府中搜罗了无数名器。他一心巴结主子，这些年着实费了不少心血，一听之下便知此琴绝对是世上罕见的宝物。董豹不由得随着琴声站起身来，他走到小女孩身后朝琴仔细看去。这一看不要紧，看得他心惊肉跳，脸色苍白。只见那琴身通体黑色髹漆，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琴音共鸣所致，漆面上细纹丛生作点点

梅花状；而琴轸则洁白无瑕，皆为象牙所作；更让他惊诧的是琴尾一行小篆刻得分明：十九年乐府工室。再无可疑，这定是先秦宫中所制，专供乐府琴师，乃至皇帝所用的御琴。

董豹一时间心里转过无数个念头。他这次东出函谷关是给馆陶长公主置办秋收冬藏之事。长公主封地在馆陶，还要在函谷关以东千余里。上年是个好年景，谷粮秋狩都不错，此行虽然收获甚丰，但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像样的重礼来孝敬主人。眼下这具古琴端的是傲世之物，比司马相如整天抱着卖弄的绿绮丝毫不差，下次司马相如再来长公主门下会饮，就把这具琴拿出来给他看看！想到此节，董豹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丝狞笑。

等到一曲堪堪奏完，董豹击掌赞道：“好曲，好琴！”他走上前一步，细细观看琴身，只见七弦仍在微微颤动，琴腹尚有余音不绝，油光发亮的琴身上梅花断纹历历在目，不由得更是喜欢。他又从头到尾将琴看了两遍，突然间站直了身子，对着小女孩厉声喝道：“贱丫头，这琴是从哪里偷来的？”

小女孩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这么问，一下子竟然愣住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生气地大声回复道：“这是俺娘留给俺爹和俺的，不是偷的！”她语音清脆，在愤怒之下说出来的话竟是气势十足，众人耳中听来都是嗡的一声，心下对这小姑娘的勇气甚是钦服。座中诸人都是心中雪亮，这董豹是要仗势夺人之宝了。

坐在中年人身边的少年脸色铁青，他紧握剑柄，手背上青筋暴起，低声对中年人乞求道：“舅……大人！”中年人却轻轻按住了他的肩膀，示意他稍安勿躁。

那边厢董豹眼睛骨碌碌转着，看看小女孩，再看看琴，恶狠狠地说道：“贱丫头，你懂个屁！长公主府上多年前丢过一把琴，跟你这具一模一样，琴尾也有先秦工室铭记，你从实招来，这把琴是从哪里来的？！”

小女孩脸涨得通红，她再也忍不住眼泪，呜咽着喊了一声爹，便跑到二掌柜身前，扑进他怀里大声哭了起来。狗儿见到小女孩受辱，从榻上跳了下来挺身站在他们父女身前挡住了董豹，小小的身躯竟似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二掌柜抱着女儿柔声安慰，待她哭声渐歇，便把她放在了身边榻上。

他撑起两支木拐站起身来，慢慢挪到董豹面前，把狗儿隔在了身后。

二掌柜向董豹颌首致礼，不紧不慢地开口说道：“望董大人海涵，小人身有不便，恕不能行大礼了。如果确如大人所言，此琴是长公主府藏之物，那能否告知今天在座各位，此琴的来历和原主人是谁？小人愿闻其详！”

董豹一听竟然愣住了。他原以为借长公主之势，此琴等同囊中之物，没想到这对父女还如此硬气，在众人面前要自己下不来台。他转身看了自己的随行们一眼，看到人群中一个矮胖子兀自在低头大吃大喝，似乎一切都事不关己的样子，心里便又有了底气。他转过头厉声说道：“少来放屁！此琴就是馆陶长公主私有之物，被人偷去后流落民间，莫不是你偷的？从实招来！”

二掌柜并不回答他的话，转身说道：“贞儿，把琴抱出来，给在座的各位大爷看看。”贞儿十分听话，她抹去眼泪，走到琴台前抱起古琴四下环顾，她看到了中年人和少年所在的这一桌，稍微犹豫了一下便径直朝向中年人走来。她把琴放在灯前，中年人借着光亮清清楚楚看到琴首上刻着几行宫体小篆：开直道兮上郡，筑长城兮九原。抚琴知意，如在朕侧。三十三年御赐大将军蒙恬，丞相李斯书。

中年人通晓前朝之事，一看之下心里大吃一惊，此琴绝非俗物，怎么会流落在灞河边上一个人马纷杂的客栈里？少年见小女孩眼中犹带泪光，心下不忍，从怀中拿出一方手帕帮她擦了擦泪，顺便将手帕塞入了她的手里，低声说道：“小妹妹，不要怕！”小女孩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用力点了点头，她朝其他桌走去，一一展示给众人，随后紧紧抱着琴回到了二掌柜身后。

董豹心下十分焦躁，他本来就是打算豪取，此时再也按耐不住，眼中凶光毕露，一步步逼上前去。二掌柜毫不慌乱，双眼直视董豹缓缓说道：“董大人恐怕是馆陶长公主府上的中官吧，此番出京可有长公主谕令和少府关防？既然是宦者，又是长公主家的掌事，何以作羽林健儿服色？董大人啊，馆陶大长公主为人慈悲，宅心仁厚，保不准有人冒充她老人家门下出外惹是生非，大人您说是不是？”

董豹听罢他这一席话，浑身连着打了好几个冷战。他确实是个阉人，